

清客外集

一
函
十
冊



雲 關 填 詞

清容外集



臨川臆

紅雪樓藏板

臨川夢自序



客謂予曰。湯臨川詞人也歟。予曰。何以知之。曰。讀四夢之曲。故知之。予听然而笑曰。然則子固歌者也。何足知臨川。客愠曰。非詞人。豈學人乎。予曰。明史及玉茗堂全集。非僻書。子曾見之歟。曰。未也。予曰。然則子固歌者也。又烏知學人。乃取明史列傳。及玉茗堂集。約畧示之。客慙而退。嗚呼。臨川一生大節。不邇權貴。逋爲執政所抑。一官潦倒里居。二十年白首事親。哀毀而卒。是忠孝完人也。觀其星變一疏。使爲臺諫。則朱雲陽城矣。徐聞之。講學明道。遂昌之滅。

虎縱囚爲經師爲循吏又文翁韓延壽劉平趙瑤鍾離意
呂元膺唐臨之流也詞人云乎哉然則何以作此四夢也
曷觀臨川之言乎題牡丹亭曰夢中之情何必非真題紫
釵曰人生榮困生死何常爲歡苦不足奈何題邯鄲曰岸
谷滄桑亦豈常醒之物耶槩云如夢醒復何存題南柯曰
人處六道中嘖笑不可失也夢了爲覺情了爲佛境有廣
狹力有強劣而已嗚呼其視古今四海一枕竅蟻穴耳在
夢言夢他何計焉予恐天下如客者多矣乃雜採各書及
玉茗集中所載種種情事譜爲臨川夢一劇摹繪先生人

品現身場上。庶幾痴人不以先生爲詞人也。歟。嗟乎。先生。以生爲夢。以死爲醒。予則以生爲死。以醒爲夢。於是引先生。旣醒之身。復入于旣死之夢。且令四夢中人。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不亦荒唐可樂乎。獨惜婁江女子。爲公而死。其識力過於當時執政遠矣。特兼寫之。以爲醉夢者愧焉。然而予但爲夢中人說夢而已。固無與於醒者。客果以臨川爲詞人。又何不可之有哉。甲午上巳鉛山蔣士銓書于芳潤堂。



玉茗先生傳

湯顯祖字義仍一字若士江西臨川人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有文在手年二十一舉於鄉忤陳繼儒遂以媒蘖下第萬厯五年再赴會試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致海內名士以張之延顯祖及沈楸學顯祖謝弗往楸學乃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歸六年迨居正歿之明年癸未始成進士與時宰張四維申時行之子爲同年二相招致之又往除南京太常博士久之稍遷祠部朝右慕其才將徵爲吏部郎上書辭免十九年閏三月以彗星變詔責諫官

欺蔽大開言路顯祖抗疏論劾政府信私人陰扼臺諫語
伉直數千言謫徐聞典史至任日立貴生書院講學士習
頓移陞遂昌知縣滅虎放囚誠信及物翕然稱循吏二十
六年戊戌投劾歸不復出辛丑外計追論議黜之李維禎
爲監司力爭曰此君高尚久矣不應考法主計者曰正欲
成其高耳竟削籍里居二十餘年父母喪時顯祖已六十
七齡明年以哀毀卒遺命以麻衣草屨斂顯祖志意激昂
風節邁勁平生以天下爲己任因執政所抑遂窮老而歿
天下惜之所善同邑帥機及李三才梅國禎李化龍後皆

通顯各有建豎。三才督漕淮上招之。答曰身與公等比肩。事主老而爲客。所不能也。論文以本朝宋濂爲宗。李夢陽王世貞氣焰雖盛。皆斥之爲僞體。當霧縈充塞之時。能排擊厯下者。只顯祖與歸有光二人而已。所居玉茗堂。文史狼籍。雞埒豕圈。雜沓庭戶。蕭閒詠歌。俯仰自得。胸中魁壘發爲詞曲。所著四夢。雖留連風懷。感激物態。要於洗蕩情塵。銷歸烏有。作達觀空。亦可悲矣。子四人。士遽五齡。能背誦三都二京。年二十三死。次大耆。才致有父風。次開遠。崇禎五年。由鄉舉爲河南推官。奏論時事。屢膺上怒。責令指

實開遠抗論不少屈。上命削職逮治。左良玉率將士七十餘人。士民數百人。合奏乞留。上爲動容。命帶罪辦賊。十年討平舞陽大盜。以功擢安廬三郡監軍。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晉秩副使。十三年與黃得功大破諸賊。將用爲河南巡撫。竟以勞瘁卒。哭聲震郊野。贈太僕少卿。弟季雲亦有雋才云。



論輔臣科臣疏

萬曆十九年

湯顯祖

奏爲星變陳言輔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伏乞聖明
特加戒諭罷斥以新時政以承天戒事臣於閏三月二十
五日接得邸報見吏部接出聖諭六科十三道邇來風尙
賄囑事向趨附內之效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好生欺蔽
且前者天垂星示羣奸不道汝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
忠以免辱曠之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
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
獨無言好生可惡且汝等豈不聞官府中事皆一體之語

乎。何每每以搜揚君惡。沽名速遷。爲汝等之職。受何之爵。食何之祿。至於長奸釀亂。而旁觀避禍。無斥奸去逆之忠。職任何在。本都該拿問重治。姑且從輕。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大哉王言。正君臣之義。誅邪佞之心。嚴矣粲矣。南都諸臣捧讀之餘。不知所以。有云此必言官以星變責難皇上。致有此諭。臣竊意皇上前大理評事雒于仁等狂愚直言。猶賜矜恕。又前伏讀兩次聖諭。一則引咎在躬。一則因星警。逐去左右蠱惑擅作威福之人。則言官卽有過言。必見溫納。何至令科道盡行切責罰俸。是惟聖明居高

洞遠灼見六科十三道中必有賄囑趨附長奸釀亂倍負
上恩之處夫臣之責難皇上既不難於聽宥而聖諭嚴切
臣子亦宜各以常憲官師相規臣今日敢竊附斯義也夫
臣子本心自有衷赤權利蒙之其心始黑非必六科十三
道盡然特一二都給事等有勢利小人相與顛倒煽弄其
間耳記曰人父生而君食之其恩一也故子之兄弟相引
而欺其父皆爲不孝臣之大小相引而欺其君皆爲不忠
然豈今之科道諸臣都不知此義哉皇上威福之柄潛爲
輔臣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爲時行所得耳夫人

臣自非天性公直。要取富貴而已。富貴者。明王所以誘天下公直。權奸所以誘天下私邪。皆此具也。使公直者不失富貴。誰當私邪。私邪者。不得富貴。誰非公直。今日不然也。臣不敢汎舉。非言官而言事者。皆以失輔臣意得罪。卽以臣所知言官論之。首發科場欺蔽者。非御史丁此呂乎。此知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時行知將論其子也。教吏部尙書楊巍覆而去之。惟恐其再入都矣。終言邊鎮欺蔽者。非御史萬國欽乎。此亦知皇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時行不能辨其賊也。諷大學士許國擬而竄之。猶恨其不極邊矣。

二臣謫外。其他言官雖未敢顯斥時行。而或涉其旁事。及其私人。則有年例及不時補外二法。以牽聳衆言官。使其迴心歛氣。而時行得以滔然無臺諫之虞矣。惟近日南京御史李用中奏正其子冒籍之法。而時行故以一請塞責。旋行祈請。欲得皇上一語。不礙其子進取。無乃要君甚乎。至於考滿與奏奇捷同日。正用前輔臣張居正故智。其奏捷疏中有牛馬羊不計其數。南中諸臣皆笑曰。此經畧公賀儀也。明日獎敕中必用此事。已而獎敕果有元輔課功之日。正西陲奏凱之晨數語矣。然臣按其日月。則元輔宴

功之晨。正星象示警之夕也。時行能欺蔽皇上。獨能欺蔽天象乎。而言官噤無言之者。正以丁此呂萬國欽爲戒。恐失富貴也。夫知感主恩。爲皇上斥奸正法者。反得貶竄。雖皇上恩力不能庇之。故今科道中無義之臣。遂謂皇上不能恩人。并不知所受是皇上爵祿矣。至於言官中賄囑附勢。盛作不忠之事。躡竊富貴者。往往而是。年陞閏陞。以爲例固然矣。故此輩不知上恩。專感輔臣。其所得爵祿。若輔臣與之者。雖他日有敗。今日固已富貴矣。臣亦不暇遠舉。卽如今日吏禮二科都給事。此二臣者。豈不重爲天下僇。

笑哉。夫吏科都給事中楊文舉者，非奉詔經理荒政者乎。文舉所過輒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無筭。夫所過督撫司道郡縣取之足矣。所未經過郡縣亦風厲而取之。郡縣官取之足矣。所住驛遞及所用給散錢糧庶官亦戲笑而取之。聞有吳吏檢其歸裝中金花綵幣殘盤等物，約可八千餘金。折乾等禮約可六千餘金。古玩器直可二千餘金。而又騎從千人，賞犒無節。所過雞犬一空。迨至杭州，酣酒無度。朝夕西湖上，其樂忘歸。初不記憶經理荒政，是何職名也。夫前所賄賂宴費數萬餘金者，豈諸臣取諸其家蓄而

與之哉。正是刻掠飢民之膏餘。攢那賑帑之派數。以相支持。過送買其無唇舌耳。已而廣賣薦舉。多寡相稱。每薦可五十金。不知約得幾千金。至於暮夜爲人鬻獄。如減凌元應軍之類。又不知幾千金。夫三輔臣皆家蘇徽二郡。文舉之貪。凡蘇徽二郡人士。皆能言之。輔臣獨不知耶。未幾復命而吏部紀錄。居然首諫垣矣。乃知文舉之貪有所用之也。輔臣亦非不知之也。而從長安來者曰。此闕政府原有別待。文舉再四從中曲處得之耳。夫皇上德意親發內帑金錢。賑救生靈之死。而文舉乃敢貪贓宴樂。擾害飢民。買